

三寸笑蓉劍

曹正文



中外傳奇
雙魚畫

47.4

责任编辑：马铁水
封面设计
绣 像：袁奕贤
版面设计：晋 冰

三 夺 美 蓉 剑
警 正 文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卫干学院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：6.5·字数：145,000

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,000

ISBN7-5411-0242-7/1·229

定价：1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上卷《三夺芙蓉剑》和下卷《焚人棺之谜》。上卷描写女侠吕四娘为报国仇家恨，拜师学艺，诛雍正，结伉俪，大闹江南，惊走乾隆，最后在悲愤中手刃堕为采花淫贼的亲生儿子。下卷描写吕四娘的义女朱莹与西南大侠张瘦岩之子张秀逸配婚，不料张瘦岩突然被害，吕四娘与众侠士攻焚人棺，欲取明桂王遗书与玉玺，误入绝境，九死一生，构成一个扑朔迷离的传奇故事。上下两卷既有联系，又可单独成篇。

作品取材于武林故事，富于传奇色彩，旨在歌颂正义，鞭挞邪恶。读来清新流畅，丰富多彩，悬念迭起，富有哲理，耐人寻味。



吕四娘

朱莹

朱蓉镜

莹儿





张香远

张瘦岩

张灵浩

照佳云生
(蒙古人)



钱正

赵一木



目 次

上卷 三夺芙蓉剑

- 第一回 雍正帝江南起大狱
虬髯公绝技授四娘 (1~5)
- 第二回 诛暴君血溅圆明园
杀卢虎隐影蒙面人 (7~13)
- 第三回 慕风流朱容镜纳妾
留遗言吕四娘惊心 (14~19)
- 第四回 疯和尚卖刀引剑影
红侠女酒楼识高朋 (20~25)
- 第五回 清风店吕四娘捉贼
紫云堂白祥云择婿 (26~31)
- 第六回 探白府邓青遭暗算
入地牢朱莹窥疯影 (32~37)
- 第七回 红侠女巧用形意拳
蔡梦蛟再显擎天手 (38~43)

- 第八回 清风店疯僧戏四娘
书剑楼莺儿吐真言 (44~49)
- 第九回 玉衣圣手恶贯满盈
黄脸蛟龙计取双剑 (50~55)
- 第十回 为利禄恶战黑松林
露玉玺三夺芙蓉剑 (56~61)
- 第十一回 红侠女夜救白露萍
疯和尚智捉徐璧元 (62~73)
- 第十二回 夺双剑朱莹惊乾隆
诛逆子四娘返蜀中 (68~76)

下卷 斃人棺之謎

- 第一回 神秘鸽引来蒙面人
妙手君救活胡总管 (77~85)
- 第二回 黑松林里杀机四伏
螃蟹庙中作壁上观 (86~94)
- 第三回 张秀逸刀劈赵一木
阴阳掌大战芙蓉剑 (95~103)
- 第四回 千手如来化险为夷
飞天银鸥有口难辩 (104~112)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五回 | 张瘦岩惨死集贤庄
束不凡夜谈焚人棺 | (113~123) |
| 第六回 | 因情恨苏灵洁记仇
察奸谋红侠女放生 | (124~132) |
| 第七回 | 洪德怒骂飞天银鸥
朱莹误入迷魂车中 | (133~140) |
| 第八回 | 入迷踪红侠女受辱
解谜底瞿云生破关 | (141~150) |
| 第九回 | 飞天银鸥奕棋救人
梅花仙子因情泄密 | (151~160) |
| 第十回 | 立盟主众雄比高低
授秘籍移步惊四坐 | (161~170) |
| 第十一回 | 以毒攻毒深入蛇穴
洞中有洞误进圈套 | (171~182) |
| 第十二回 | 入险境恶魔显原形
舍生死义侠垂青史 | (186~194) |
| 后 记 | | (195~198) |

第一回 雍正帝江南起大狱 虬髯公绝技授四娘

话说清初武坛，武林高手云集，南北流派纷呈。本书单表江南一个女侠，姓吕名四娘。她本是名门才女，祖父吕留良、父亲吕毅中都是江南名士，高风亮节，世人皆知，因其才名远扬，祸从天降。雍正皇帝篡位以后，怕朝野不服，故屡起大狱，将吕家满门抄斩，株连者千余人。吕四娘当时还是一个女娃，因在邻家玩耍未归，幸免其祸。

四娘见吕氏被灭族，义愤填膺。她女扮男装，孤身出外，弃文习武，拜师报仇。这一日，她来到朱家庄，见庄外几个后生各执刀枪向一个长须垂胸的老者连连劈刺，那老者却稳如泰山，轻舒袍袖，朝刀枪拂去，那几个后生不由两臂震麻，大叫一声，刀枪纷纷落地。老者微微一笑，说道“尔等学艺，以蛮力取胜，不足取也。”

老者话音未落，人群中窜出个英俊少年，提了一把长剑，怒喝一声：“吃我公子爷一剑！”老者见一道寒光逼近自己，不慌不忙，让过剑锋，仍用袍袖在那少年后背轻轻一拂，说声：“去吧！”那少年站立不稳，竟跌出了三丈多远。

那少年正待发怒，忽见人群中走出庄主，对着老者连连拱手致歉：“大师手下留情！”老者见庄主和颜悦色，也就

拱手还礼。庄主把少年叫到身旁，说：“虬髯公，犬子蓉镜无礼，请多多海涵。”老者见庄主道出他的姓名，也将须笑道：“朱庄主，你还认识老朽。”

原来这庄主姓朱名琼，本是明皇室的后裔，因不满清朝暴政，隐居于此。年轻时曾与虬髯公有一面之交。那少年听父亲说老者就是岷山派大侠虬髯公，赶紧跪下磕头。虬髯公也不介意，当下应朱琼之请，进了庄院住下。

吕四娘在人群中见了眼前一幕，不由心花怒放。她早闻虬髯公是一个武林奇人，如能拜他为师，深仇大恨必可报矣。于是，四娘几次悄悄溜进庄院的花园偷艺。

再说朱琼请虬髯公在庄院住下，就请虬髯公教儿子朱蓉镜习武，虬髯公盛情难却，住了半个月，尽管朱琼日日设宴款待，但留不住大侠。这天，虬髯公教朱蓉镜习武之后，便对朱琼说道：“令郎才貌出众，文思敏捷，有相如子建之才，但不是武林中的人物。”朱蓉镜年少好胜，听师父这么一说，大不服气。虬髯公便莞尔一笑，指着假山旁一块巨石，说：“蓉镜，你且举它起来。”朱蓉镜双手将巨石举起，又听师父吩咐：“你且与我举一个时辰。”

朱蓉镜无奈，举石片刻，早已冷汗从额头渗出。朱琼知虬髯公言中之意，是说儿子吃不了练武之苦。他见儿子将巨石放下，不由长叹一声。

正在这时，墙上跳下一个后生，双膝跪在虬髯公面前，说：“小子愿意一试！”虬髯公也不看他，只说：“你去举来！”

那个小子正是吕四娘，她用尽全力，把巨石举起来，举了片刻，也是冷汗淋漓，却咬牙挺住。虬髯公也不去理她，

只与朱琼畅叙友情。约摸过了半个时辰，四娘已把嘴唇咬破，血流满嘴，她见虬髯公依然不理不睬，只得死命支撑。

过了一个时辰，虬髯公这才起身，走到吕四娘面前，只用一个指头，把巨石向上一顶，四娘顿觉手托的巨石竟轻了许多，不由暗暗叹服。虬髯公用指功将巨石放下，说道：“小女子为何女扮男装，屡次前来偷艺。莫非欲拜老朽为师，报仇雪恨。”

吕四娘闻言大惊，双膝跪下，便把吕门灭族惨情一一道出，然后磕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只求师父收了我吧，四娘为报家仇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。”

朱琼与朱蓉镜听了这一番话，暗暗同情。再去看女扮男装的吕四娘，越发佩服虬髯公目力惊人。虬髯公想了一想，说：“跟我习武，其苦无比，只怕你忍受不了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。吕四娘闻听此言，低头跪着不肯起来。这样一跪，就跪了三天三夜。到了第四日翌晨，虬髯公这才把四娘扶起，收她为徒。朱蓉镜见四娘膝下的草地已被鲜血染红，不由怪虬髯公为人无情，哪知晓这正是虬髯公要试一试吕四娘的诚心与耐力。

朱琼见虬髯公收了吕四娘，自然高兴不已，又天天款待虬髯公。朱蓉镜见四娘换了女装，品貌端庄，虽非绝色佳人，却眉宇间透溢出一股勃勃英气，与她一起学艺，真是一件乐事。

光阴易逝，转眼春去秋来。吕四娘刻苦学艺，又经虬髯公精心点拨，学了一身轻身绝技，三丈高的粉墙，如跨门坎；在那壁上瓦檐行走，似走平地。虬髯公何故教她这般武艺，只因他知四娘艺学，旨在入宫诛杀暴君，如无一身轻功

夫，怎能闯得进深宫内院！

这一日，吕四娘与朱蓉镜在花园练武，蓉镜自恃是个男子，又早得虬髯公指点，便抽出一把长剑，欲与四娘一比高低。四娘学的是双剑，便笑着说道：“蓉镜哥哥，你且来吧！”朱蓉镜也不推辞，蹿上去连刺三剑，吕四娘侧身闪过，却不回手。朱蓉镜以为对方甘拜下风，就剑剑逼紧，这才惹恼了四娘，她舞动双剑，把朱蓉镜围在剑光之下，脱身不得，赢得走进来的虬髯公哈哈大笑。

虬髯公笑毕，从腰中取出一对长剑，递给吕四娘，说：“这是芙蓉双剑，为师今日赠你，你可知它的份量吗？”吕四娘知这一对芙蓉剑，是师父的心爱之物，赶紧跪下双手来接。不料，那剑在虬髯公手中，竟如铁铸铜浇一般，取它不得。四娘乖巧，一个燕子掠空之势，蹿起两丈多高，从空中扑下来取剑，却仍然拿它不得。她秀眉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喊了一声：“朱伯父来了！”虬髯公回头去看，四娘趁他分神，竟把双剑取到手中。其实，虬髯公也是有心成全于她。

吕四娘接了双剑，又双膝跪下，恳求师父授艺。虬髯公这才说道：“这芙蓉剑法乃岷山派绝技之一，这一路剑看似轻柔，其实一剑化成七剑，七七四十九剑，剑剑暗藏杀机，能攻易守，除我大徒弟悟因和尚与三徒弟白凤池识得其中八分奥妙，世人莫能知矣。”虬髯公言罢，当场舞剑授艺，吕四娘心领神会，日日苦练，终于学得其中精妙之处。不过，虬髯公只教了她四十六剑，留下三剑绝招，未曾传授于她。

这样又过了半月，吕四娘剑术轻功大进，便想去京城刺杀雍正皇帝。但她自知此举乃为险着。雍正皇帝早年结识绿

林好汉，收买了不少武林高手，不仅有甯山王卢虎等人日夜保驾，而且自己武艺也十分精湛。但她想到吕门灭族之恨，也就顾不得这些了，想偷偷出走。

不料，四娘的心事被朱蓉镜看破。蓉镜与四娘朝夕厮守练武，早已互生爱慕之心，四娘见蓉镜少年倜傥，风流潇洒，怎能不爱；再说蓉镜又处处体贴四娘，使这个刚烈的女子春心萌发，两人在月下早已私订了终身。蓉镜探知四娘心意，暗暗着急。

这天夜晚，吕四娘割断情丝，朝南方拜了三拜，就换了一身夜行衣，欲离朱家，奔赴京城。她刚刚出了后院，跃上高墙，忽见身后人影一闪，再回头去看，竟然无人。四娘回身抽剑，猛然大吃一惊，那背上的芙蓉双剑，竟不翼而飞了。四娘只得回到房中，又是一惊，原来那对芙蓉剑正挂在自己床头。她这才知自己功夫浅薄，师父虬髯公在暗中教训自己。

翌晨，吕四娘去拜见师父，跪在师父膝前，垂泪说道：“师父，非弟子无义而别，只因家仇未报，我四娘枉自活在世上。”说罢，抽剑引颈。虬髯公忙用袖风挡住利刃，说道：“四娘，我自收你为徒，就想了却你的心愿。实因此愿也是为师的宿仇。”

原来，虬髯公当年出山，曾被雍正帝礼贤下士之风所惑，帮他除去了辽东八怪等武林高手。后来，虬髯公知道雍正为人阴狠险恶，就不辞而别。他走了不久，雍正帝用“血滴子”杀了一批依附过他的大臣，虬髯公的几个徒弟，除玉衣圣手白凤池逃脱，其他岷山派豪杰都惨死于“血滴子”之中。只有那卢虎等几个为虎作伥，当了雍正的鹰犬。

虬髯公说到这里，长叹一声：“老朽为此事抱恨一生，今日授你岷山绝技，正可助你诛暴君之力。但你今日去刺杀雍正，必不能成功。”吕四娘忙问何故，虬髯公说道：“圆明园戒备森严，你孤掌难鸣，再说如遇到卢虎这个贼子，只怕你还不是他的对手！”他见吕四娘闻言蹙眉，又教了吕四娘一招，说：“这一招，名唤‘风吹莲’又称奇门夺命剑，是败中取胜之着。你且细细琢磨，待武艺精娴，为师与你一起同赴京城。”

吕四娘闻言大喜，又苦练数月，果然技艺倍进。虬髯公正待吕四娘辞别朱琼，不料朱蓉镜慌慌张张奔进来说：“师父，大事不好了！”

第二回 诛暴君血溅圆明园 杀卢虎隐影蒙面人

虬髯公见朱蓉镜脸露惊恐之色，忙问何故。朱蓉镜答道：“家父昨晚得了暴疾，今日不省人事。”虬髯公赶紧带了吕四娘，随朱蓉镜到朱琼内房探病。

朱琼躺在床上，面色灰白，神智尚清，却口不能言，他见了虬髯公等人，老泪横流，指指儿子，又指指四娘，再把两手合在一起。虬髯公明白他的心意，说“让这两个孩子结成一对，你也可放心了。”朱琼点点头，闭目而逝。众人大哭不已。

虬髯公帮着料理了丧事，悄悄把四娘引到僻静处说：“四娘，你与朱公子联婚之事，你可应否？”吕四娘早与朱蓉镜私订终身，自然同意，但听师父问她，又不由羞红了两颊，转过头去，轻轻低语：“四娘的父母已亡，师父就是我的父亲，听凭师父作主便了。”虬髯公已认四娘做了义女，他不由微微叹了口气。吕四娘见师父叹气，不由惊诧地问：“师父莫非不赞成这桩婚事？”虬髯公却又摇了摇头，然后才说：“蓉镜之父是个忠厚长者，蓉镜又相貌出众，与你结成鸳鸯，岂非天生一对。只是我有一言在先，不知你能允否？”吕四娘点点头说：“师父之命，四娘岂有不从之